

唐書

傳七十七之八三二

2
3
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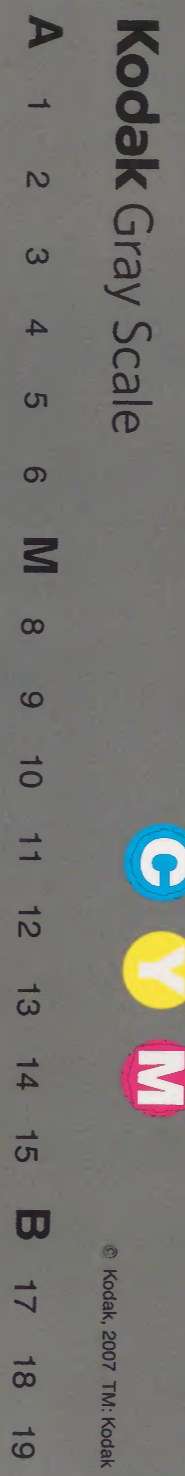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	正	別	函	架
書	史	類	號	冊
門	類	類	冊	冊
			五〇	二二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類	冊	冊	冊	冊
			五〇	二二
			五九六	一五〇

內 閣 文 庫				
漢	五	函	架	冊
類	冊	冊	冊	冊
			三二〇	一四
			五九六	五〇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0
冊 數	50 (35)
函 號	320 34

三十四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張姜武李宋列傳第七十七

唐書

一百五十一

宋 祁 奉

勅 庫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江
朔方節度使東都尉子鑑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
妻為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
以公事譙責邑人言今誅令誅宦人也衛之構樅罪鑑按
驗當免官有司乘風以死論鑑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
樅樅免死而鑑坐罪則其官豈則為公六人愛敢問所
安母曰兒無累於公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鑑取
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今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為判官遷



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
崔祐甫善大曆初出爲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
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圍
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
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觀察使不闕旬改汴滑節度使以
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自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
奏減堂飧錢及百官稟奉二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袁
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
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
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
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
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
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旣
脩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
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
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
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
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
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

尚宜錄勲念亡以從蕩宥况爲奴所愬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相尚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爲牲鎰恥與盟

未殺其禮乃給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鎰擊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鎰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黨王汾等率午僧伽等作亂齊映自實出齊抗託備皆免鎰雖欲去不及遂與二子爲僕騎所獲楚琳殺之屬官汪

元度柳遇季潔皆死詔贈銘太子太傅

輔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一歲滿當選上書以母老請祿而養求兼

曹參之三公輔有二符每進見奏詳亮德宗

朱滔曰：此賊以密書問道邊，此太原烏德獲之。此
不知也。志遠亦曰：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此，不
誅之，秦虎無日語善。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
叩馬諫曰：此事歸涇原，得士心，可以治。今之兵居常，
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益。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
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
領皆木訥部曲，漁陽突騎。此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
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亂，殺鎰。帝
在奉天，有言此
言其叛，傷大臣心。

和羣臣多勸此奉迎

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
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
悉內諸軍，此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
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
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
贄曰：唐安之葬，不致事，坐壙令累，屍為浮圖，費甚寡，約不
容宰相。關預若欲詰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
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文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
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

且罷故賈直售名無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爲
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
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它
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
州別駕遣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
宗時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
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畿輔鎮軍將皆驕橫撓政元
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
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帝目送之

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
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
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册皇太子元衡贊相太
子識之及即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
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
元衡堅正有守故賤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
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口不可
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陸下新即
位天下屬耳目若奸惡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
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

治帝難其代詔元衡以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兼壽州刺史臨淮郡公帝御安福
門慰遣之詔文云朕知盡以金帛帝暮伎樂工巧行蜀幾
爲空元衡至緩靖約吏儉已竟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
懷歸雅性莊重雖以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
秉政李吉甫李絳數事帝前不許元衡獨持正無所違
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在淮蔡用六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
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悒悒不恭元衡叱去
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
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
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謀盜殺宰相連十
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王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
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
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
或傳言曰無撿賊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
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
戶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
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
之積錢東西而以募告者於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
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

唐文苑英華卷之七十七
一
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
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
而竊其賞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備狀
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
相則金吾殷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誼譁因詔寅漏上二
刻乃傳點云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延石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
餘慶不事華絜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
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累遷
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

度支鎛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
報怨邪鎛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
令狐楚忌之會以秋兼謨為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
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
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
楚為人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
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通從何處來遽集於
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大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

郎卒年五十六贈二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

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董
取其貲終與裴垵誅曰僞僭後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
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遷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
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
賜諸道以哀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
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
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感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
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
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
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
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布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
士卒勇矣酒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焉而
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斗興夫何止述之有言之
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
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按次君臣成敗
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言作意
勿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不瑾請立石
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二萬絳上言
陛下蕩積習之弊一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
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

陛下美有分限亮舜主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素始刻嶧山
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為法今安國有碑若
叙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定請罷之帝怒絳伏奏
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年倒石令使者勞論絳
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壹萬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
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諸遠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
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吉烏諫察細漏其謀帝召
絳議欲逐網絳為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此諫官多
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
下意必憚人以此為誤上心自古納諫旨拒諫亡夫人臣

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
晝度夜思媼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
削其半故上違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
雖開納獎勵尚恐不三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
稷為也帝曰莽然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璿討王承宗議
老言古無以官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許奪止
詔宰相授承璿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璿
喪師官甚眾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
可以之又奏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臣
斥云帝怒絳曰

下以臣愚慮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獲陛下若上
犯即五顯旁忤者齊國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
卿言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
郎中兼中書舍人登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
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頰首烏重胤縛虜從史而承瓊牒
署以善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
制其台從今孽豎就盪方收威柄遠以偏將莅本軍綱紀
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請陛下臨以官爵使逐其帥其
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
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既
往代別士之從茂昭皆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
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
匱匱以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帑
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
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
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趨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今
有所蠲弛終口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言人猥積有怨高
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亦
劑取一產者如慈惠法赦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聞
不眠對絳謂大臣皆碌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

為言。實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
覆。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政苑中。至蓬萊池。諸
左右曰。終寧以諫我。今可返也。其月。禮憚如此。帝怪。前
在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且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
已能。蓋人痛折節。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
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
所得。十之六。在官。而辨廉措事。不可容。無希望。依違之辭。
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
中立。而寡助。與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
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
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木司。帝
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
賦。或畜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
贏哉。若以為獻。是徒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矍
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
璫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璫。淮南監軍。翌日
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
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
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

大臣使無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欬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晉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言愛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謂左右曰絳言骨體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醖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龍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令懷諫乳方臭不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季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尉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節詔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何時矣由是即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當人心不激請并禁

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
衆暮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公與天從忠義首
變汙俗破兩河之膽可嗇小費墮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
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
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
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
它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
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
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
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
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
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
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
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
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
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
秋坐仰衣食不侵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
要須應變矣堯堯蓬蓬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
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營盛
夏對延華帝決之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

咸化十八年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世祖生元曆

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藥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宄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技十得五猶得其半君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啟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之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

絳以言庸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
比命訪問里以資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
取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璫於淮南絳雖
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蔑信重
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心謀一也屯士不足斥
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
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
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
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為仇敵今回鶻
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為華州
刺史承璫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
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鷄戶
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
并罷之入為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
節制而皇甫錡惡絳故薄其恩議者不直錡得罪復以兵
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
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
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侍儀曾以直道進退望冠
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
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

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
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
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
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
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緹城可以免絳不從
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
齊聿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諡曰貞躋禮
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
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
孜以授蔣皆次爲七篇○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
辟廬鈞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
事進起居卽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召群臣臨觀
璋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
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卽爲翰林學士敬宗
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貴薄驅煽朋黨申錫素
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卽位再轉中
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
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
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

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
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
反守澄持奏浴室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
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矣
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群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
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
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
笏叩額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者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
澄補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賈子綠言及十六宅典史為
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召三首官御史中丞
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
相驚以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
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
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
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
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
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錄
是議會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瑒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
著與申錫効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

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爲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旣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

書錄其子慎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贊曰鎰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諫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嶽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列傳第七十七

段頽列傳第七十八

唐書一百五十三

宋 祁 奉 勅 撰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為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為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答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答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

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
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
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虜伏虜師燔改綏
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
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
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
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
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
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
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魏絳首募士市馬以助軍諸
軍戰愁思罔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
實聞之即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
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
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
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
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
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
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
不能制秀實曰侍我爲軍驍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
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

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
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鄉人之嗜惡者
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書羣行馬頰於市有
不廉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及婦孝德不
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
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
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晁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為都虞
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
取酒刺酒翁壞釀器悉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
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白柰何秀實曰請辭於
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承乃實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貽以晞之
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柰何欲以亂敗
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終始終今尚書恣
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郭惡子
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蕪蕪如是日不大亂亂由
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敢然則郭氏功名
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全軍以從即叱左
右皆解甲令曰敢譴者死秀實曰吾未嘗食請具已食
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驚放候卒於柝衛之

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那由是安初秀實為涇官田官涇
大將焦令謀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言在歲大旱
農告無入令謀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
許秀實秀實署謀免之因使人逐論令謀令謀怒召農責
曰我畏段秀實邪以謀置將上大杖擊二十與致廷中秀
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責已馬以代償淮
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謀曰汝誠以人乎涇州野如赭
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
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為人做王八災犯大人擊無罪
而尚不憚奴隸邪令謀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

公一多自恨死焉璘以孝德每所咨

璘處決不當固爭

之不已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為留
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地
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
亂約曰聞警鼓而
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憲失節戒曰每
警盡當報因延數
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言者曰夜焚
豪積約放火則亂
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
救者斬童之居外
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其黨八人斬以徇
曰後徙者族軍遂
遷涇州于時倉無久儲郭無居人朝廷
思之詔璘領鄭穎
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為留後軍不之責
二州以治璘嘉其

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
麟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漢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
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心城中士使銳將
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麟得
歸久之麟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麟卒
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
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
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
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
悉外一軍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澠西節度使數
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
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
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
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
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
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
已遂召爲司農卿米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
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母曰公來吾事成矣
秀實曰將士東征安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
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蒼卒當論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

乘輿公之職也。此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
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此三人若皆秀實素
所厚會源休熬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昱領銳師三千疾馳
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
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昱至駱驛得符
還秀實謂海賓曰艾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
然則死乃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
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宇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
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
中顛流血鱗面匍匐走賊眾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
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
禮靈岳等皆繼為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至涕
悔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
遺慎毋納至岐泚因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
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
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
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
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凶有梗命之臣而
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

爪牙也若去之則大莩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
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
諡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
並正貧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大和
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兩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
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
宗加賻祿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
然爲罷朝可其請孫凝文楚珂知名凝自鄭滑節度使入
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焉平郡公甘露之變凝當誅裴度
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成通末爲雲州防禦
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一兄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
於闐雞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蕞果園
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圯戲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
州司馬劉海賓者彭城人以奉使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
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
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文喜憲可誅狀旣還光國手
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
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
導旣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

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
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
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
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
卿曰柰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平宰相楊國忠惡之諷
中丞蔣冽奏為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
欲去之乃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
陽託霖雨增陣濟隍料才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
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
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
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
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才萬歲和琳
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為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棟
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
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
段子光傳李愷盧弁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
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
續體斂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

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
 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
 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曹載沈雲為判官俄加河北招討
 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望來乞師望曰聞公首奮裾
 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
 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
 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
 卿為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望曰朝家
 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嶺口限賊不得前
 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勳兵夜郛口出官而吏
 計業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制其衝公
 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
 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
 平七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
 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
 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
 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唐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
 卿欲堅其意遣曹載越海遣軍咨千餘萬以子顯為質顯
 用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
 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為河北

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勣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
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
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
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
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
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
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
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
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曰當關不敢乘趨出

坐法乃乘王下都憲侯管宗嗣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
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請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廢

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
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
改之帝以為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
太廟為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
相馱其言出為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為御
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
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為生事非短真卿因召
為刑部侍郎展卒舉立德淮而岷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
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

成化十六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監生四卷

起為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
改尚書右丞帝自陔遂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
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
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
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君臣
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
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
官老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
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
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

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也

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
畀豺虎豺虎不食以思有比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
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盡誣
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
不為使索八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為辭巨竊
惜之昔太史勤勞庶政六司行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
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開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奏
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行君羣臣不先咨
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言不敢明約百司使先

關白時聞人言思藝百官詔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
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怒冀若行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
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惟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
慶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臣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
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
相用事遞為姑息開三司以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
憂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
宗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
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
陛下在較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效
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計沈懷
默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
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
陛下便為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
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
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
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
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結為之擢刑部尚
書進吏部帝崩以為禮儀使因奏列聖諡繁請從初議為
定哀慘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斲具卿雖博識

今古屢建議釐正為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
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
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
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試親舌舐之公忍
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術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
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
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
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
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
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過使
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請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
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
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
致命顧吾無其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
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柰何如是拂衣去希烈
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
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
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
後雖欲執詔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
死而後已且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

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具卿見希烈曰死生分在
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
投地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
會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
指寢室兩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
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
振賊慮繼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
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第希倩坐朱
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
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
曰從大梁來翼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殺之年七十八
嗣曹玉皇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即淮楚平于顯
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
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徇於心天下不
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突布逸王
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道婉
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顯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
曾孫弘式為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夫一時奮
一為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物始常低首拱垂行步言

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志
豈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志者
豈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擊其鋒功
雖一或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優寒為姦臣所擠見項賊手
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
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諍士寧
羨亦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
豈為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巖霜烈日可畏而仰
哉

列傳第七十八

李晟列傳第七十九

唐書一百五十四

宋 祁 奉

勅 撰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
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 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
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
三軍譟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
署列將擊慶州叛羌於高當川 又擊連在羌於罕山破之
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
卿大曆初李花三哥晟右軍將 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
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又錄大震

關趨臨洮屠定秦登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
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涇原四鎮北庭兵
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
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朝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
吐蕃寇劍南方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
踰漏天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建中二
年魏博田悅反晟為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
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度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
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
武俊圍東日知千鎗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
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
是邢有書夜憂季公分衆守之不為過公奈何遂引去燧
悟釋然即遣抱真與交歡只從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
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
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權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
去晟留趙三日與立于思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
於清苑決水灌之於武俊引在戰白樓孝忠兵奔晟引步
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士懼悉起兵來救圍晟軍晟
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日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
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

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軍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
晟為重數止晟無言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
息義武欲止吾吾當田以子為質乃以馮約昏并遣良馬孝
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
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
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唐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器無制德
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
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
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
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長光望見惡之
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
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進兵雖
晟不肖願為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
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
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
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為言臣無以解惟陛下
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
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
者懷光曰稟賜不均卑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

刑日將務持重事自表親為財節其日在河原上

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
然許塞顧刻削稟賜事出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
數促戰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及迹寢露晟
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弁鈇唐良臣張
或為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於喉未報會吐
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
為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
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
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

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

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心始與壁曰公等家無恙
晟怒曰爾乃與賊為開平叱斬之時輸錄不屬盛之士有
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從邏
士得姚令言崔宣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道還救曰為我
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下郡明賊不敢
出城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眾對先就外城然後清
宮晟曰外城有重閉之必若設伏格殺恐人驚潰禁許也
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令直擊之是披其心照將圖走不
諸將曰善乃自東橋移壁光祿門以薄都瑊連溝柵而
賊將張文之等希信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子憂也今乃

冒死來天誅之矣勒吳詭等縱火焚賊攻其營賊
精騎馳救軍謀而從大破之未勝入光泰門再戰賊
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突於夜不息翌日將德戰或
請待西師歲日賊既敗言棄機撲死可俟西軍是容其為
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先泰門使王俊李演將騎史萬頃
將步抵苑北晟先石階苑坦為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
木塞以阻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
先登拔柵以入似督騎繼之賊崩潰劫其將段讓讓大兵
分道進雷譟震地令曰
芝希情等賊既聞晟令唐良臣
等步騎奔突賊車成亂
十餘萬皆不勝賊入白華賊大
千騎出官軍皆晟以麾下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
賊驚潰禽馘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
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
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
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由取
賊馬一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
日孟涉屯白華高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
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
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汗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
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寇熱而市不易塵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
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
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扈不
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
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
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
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
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 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
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 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

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合

子錄副以賜始晟也渭橋也

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
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
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
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聽其命
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節度右
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
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雖不
許晟至鳳翔亂將王誼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
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

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
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憂偏
何以待之一也本赦懷光則必以首絳慈隰還之渾瑊康
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有反逆四夷聞之謂陞
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比吐蕃梗西希烈借淮蔡若
棄疆示弱以招窺覷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獲叙
勳行賞追還綠縷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
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
今河中米斗五百芻粟且罄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
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羞腹心疾為後憂臣竊思
不許晟至涇而田希鑒許調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
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
注蕃能取之皆將臣皆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
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
悉家貲懷輯陰附得大酋漢息曩表以三號每虜使至必
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令帶金與之虜皆指曰歆豔吐蕃
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凡曰唐名將特李晟與
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
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龍歧無所

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午酒犒軍徐引去以是問晟晟選
兵三千使王必伏沂陽擊其軍獲結贊晟又遣野
詩良輔等攻淮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
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
師然天子內歎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唐田國
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非人持
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
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用禮進拜太尉中書
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

結贊與吐蕃盟而唐涼州之功也或疑身先詔罷送河東
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瓊者嘗為延賞擁掖內怨

望乃見成日以公功乃等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蓋早圖
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占執以問明年詔為晟立五廟遣
賁高祖之以下祠其主給牲器牀幄禮官相事它日與馬
燧見延兵帝嘉其勲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
季荒第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能罪之士不二心之臣
左右經編參翊締構昭文德也我功成不若康不义用端
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既成六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
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勗忘朝久承垂平來膏君
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禋

見老臣遺像頌然肅然和氣在色想聖龍之協期感致業
之艱難親往忍今取類未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益
其才過其時尊主庇人何代歲有在中示時有如桓彥範
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蕡等申弱翼之勳在
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保寧朕躬咸宣
力肆勤光復宗祏計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
賢沉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于其曷敢怠有司宜叙先
賢各圖其象于舊臣之次命至太子言其文以賜晟晟刻
石于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
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平北大敘帝手詔誓以存
保世嗣申告極哀而贈太師諡曰忠武及薨又御製春門
臨送遺謁者宣詔于柩車曰官拜哭于道憲宗元和中詔
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廷傳宗狩蜀倉部員外郎
袁皓采晟功烈以與元聖功錄編賜諸將志勵之晟性疾
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唯所養小善必
記姓名尤惡下為朋黨者為公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
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既貴直其杜詔贈之在寧州
刺史晟撫其二子為成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
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
搢紳儒者事公無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時焉至也備將

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德無隱邪是非皆上所擇爾以
度慙故歲每進一對寒寒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
子姪非晨昏不執見所與之素尊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
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室知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欲
之不得進達致致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
使者相干道兩察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
者至必曰今日何不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
宰相帝思成乃致鹽至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
子其聞者愿憲想聽云

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大夫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晟大

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所列戰遂父子皆賜元和初命夏

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取部有失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
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繫要石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
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從節武寧
軍會伐青鄆數有功以久疾用勅代之召為刑部尚書俄
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鳳翔白是邇聲色而政衰矣長慶
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愿至府庫殫匱賞賚不
及弘靖時而侈費過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實綬典帳中
兵驕鷙急吞牙將李臣則等因衆不忍夜斬綬首愿聞變
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奔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

兵三子匿而免兵既亂因大掠推李宥主後務請諸朝時
責愿不職貶隋州刺史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中
晉絳等節度使雖嘗以充修葺不能自按軍政愈弛結納
權近官貨隨賂遺輒盡蒲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憲與
懇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調太原府參
軍事醴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張淮西獨
憚頔威彊時謂憲為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
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幻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河
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
故教保山為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
新倉畧田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糶河南以錢還絳絳民
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為宗正少卿
副金吾大將軍胡証為送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
遷太府卿大和初繇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憲勲伐
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
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下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陰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
早喪所生為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歲以非嫡敕諸子服
總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練既練晟薨與憲廬墓側德
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為

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
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
懇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懇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
為隋唐鄧節度使懇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
候部伍或有言者懇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
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朔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
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為
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朔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
為備懇沈鷲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
取德其更或父母祖孤未葬者必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

王人心無乘親戚衆願為懇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
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設營河中鄜坊二千
騎於口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按道口柵戰擒柵山以
取鑪城入白狗汶港柵拔楚城襲明山再執守將平青
陵城禽衆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
秀琳以數千兵不可攻且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
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與平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
外垣始出女吏曰在亡口且公當還懇曰彼謂吾不來此可
擊也既引還賊以相騎尾擊懇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
斬遂決死戰知悉吳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懇曰不可

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置騎
抵柵下與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與柵其戰嘗易官軍
愬候祐護營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
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
愬不聽以為魯谷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文忠義
亦賊將所誦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
乃募死士二千人為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
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雖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
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眾邪則賊而送
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謀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
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
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
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
切撫之故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
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際可乘乃遣從
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
起祐以突將三十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
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今日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
殲其戍勅七少休益治鞍鎧發刃鼓弓會大雨雪天晦凜

風偃旗裂帛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崇之
東攻澤阻龜衆未嘗踏也皆謂投不烈始發吏請所向愬
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吳洛祐計然
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
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
積草爲池愬令壑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
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
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
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
驚口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
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
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
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諾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
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
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繫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
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
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
涼國公實封戶五百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徙
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原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
兩鎮世以爲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請賜軍中自效許之

乃署為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此劍吾先人嘗以揃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

平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武襄行已儉約

六昆弟賴家

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晨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去可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贊曰期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

聽字正思七歲以陰為協律郎父吏少之不敬聽輒使覆之晨奇其才長乃辟仕于頓府吐突承璀公曰王承宗以聽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驍將憲宗崇之國狀

以獻承瑞數明聽計卒縛虜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為蔚
刑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鑄
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
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為羽林將軍帝
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西兵緜弱輒人素易之聽日
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
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
大夫夏綬銀宥節度使又徙靈鹽部有光祿渠久盛廢聽
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
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立鎮反澤名臣節度太原者代
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為羽林將軍帝在東宮使在
古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
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
使敬宗嗣位改義士軍大和初討李同捷而聽將丁志
滔反擊其帥史憲誣詔聽出授擊殺志滔以功封涼國公
拜一子五品官正天湊之亂詔聽志兵屯貝州史憲誠懼
聽因取道襲之表于侯者郊驛以士乘兵野次魏人乃安
憲誠既請朝魏人志于德見帥魏門驛遂延不即赴魏遂
孔誠大... 來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
不設備魏... 須死失殆半... 之聽

書夜馳以免於 是御史中丞溫造等劾奏魏州亂惡誠死
職繇于聽請論如法天子不察也罷為太子少師素以
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為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加署相
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言聽曰將出金山門
何避治署邠寧使完新之卒無異改帥武寧軍有故奴為
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
疾解授太子少保踰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淮掎其過
詔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
使文宗嘆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為可四年

細急擊斂皮極所欲成血飾卑馬服玩或謂之聽曰家聲在

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效吾欲夸而勸之也好方書
擇其驗者題於帷帟墻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
為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遷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為
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
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王恁者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恁無不從攻朱泚於
光泰門賊方銳恁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
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番有功晟視恁與二姓等其給

與過之晟兵罷似亦不見用召為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似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入為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似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人召還為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均出制故號白麻至似以責罷遂中書進制久之空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徇河南李希烈訐鄭汲晟無積資輸糧提孤軍抗群賊身死安能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祐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列傳第七十九

嘉靖十年清刻

宋 祁 奉

勅

撰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為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
 吳侗儻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
 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
 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安祿山反使賈循
 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
 斬向潤客牛延玠領其本報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
 坐受會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顏杲卿招循舉
 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

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
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
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與辭具乃先
啓其會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
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
士之因進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樹黨
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
兆昌力不義將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旣而懷恩與太原將謀
舉六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
包玉令燧說嵩嵩告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
累進至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便徙懷州時
師旅後歲大旱田蕪不及耕燧務勸教化止橫調將吏有
親者必造之厚爲禮淫暴皆止煩苛是秋和生下境人賴
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叶蕃其上有道
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
而畢虜不能異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
刺史兼水陸運使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
檢校左散騎常侍爲三城使示將李靈耀反帝務息人即
授以示靈耀靈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爲援詔燧
與淮西李元平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

臣之兵潰而西燧軍頓於澤鄭人震駭忠臣將遂歸燧止
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
敗賊於汴梁固靈耀以銳卒三千號賊狼軍燧獨戰破之
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寇諸軍由悅帥衆二萬助靈耀破
宋平將社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
月燧為奇兵鑿之悅單騎遁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
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曾憲燧
還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
而獨完其不吾不忍既而水不為害遷河東節度留後達
節度使太宗東逾方之收兵力最壯遂募所使得數千人

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制
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
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關廣垣切羅兵三
萬以肆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檢校兵部尚書封
幽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
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
援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仝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
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邙口不過陰移
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郟鄏悅使侯至燧皆
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揚朝

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
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徇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沈計曰朝
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必舉則
吾已拔臨洛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勅朝
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
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朝朝光
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沈
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沈大敗斬
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
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節
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散六二萬壁洹
水濫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六六詔河陽李
芑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
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
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
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
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
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

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場
募勇士五千入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
悅敗奏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
將孫晉卿安墨嚙虜三千人尸相駘藉三十里潘青兵幾
殲悅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侍入抱真
克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吾於致人
今悅與潘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甘石分擊左
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甘必救故
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悅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
兄弟以洛州王光進以長安德二降悅使符璘李瑤山衛景嵩
青瑒兵璘等亦降魏道衍灌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
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木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
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滔武
俊悉兵五萬傅魏命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
懷光勇下鬪未休上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
亦死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為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
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
罪乃免抱真怒反共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
真軍抱真益怒涇之捷軍淮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克

救之抱真勤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
兩軍立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遛帝數遣使
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入戍邢燧怒謂抱真
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
抱真言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
玄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以兵前獨隸抱真抱真
亦請兼隸于燧以小協一然議者外皆怒私忿交惡卒不成
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
與諸將子壁中渭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
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不引晉水架汾
而屬之城濬為東隍省守門萬人又置汾環城櫓以自衛
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河東
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
黨要延珍守晉毛朝敬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鐫諭皆以
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日知不
言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殺以深趙以日知為晉慈
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曰讓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
功者踵以為利帝嘉許鑄府庫兵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
過望燧乃率步騎二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降其將馮萬興
任象二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

良定六縣降其兵斃收卒五千
斬以徇與賊戰實非別怒也徐伯
百千時天下蝗兵艱食以貨
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及覆不可
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
日糧元平河中許之乃與城元光
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
必眾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
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
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
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
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
即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
渾瑊亦自以為不及也歎
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遠
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
光降眾猶萬六千誅其黨
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
官還太原帝賜宸帟
起義皇帝榜其額以
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

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

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秦
產死糧之詔燧為綏銀麟勝
招討使與駱元光擊遊瓌
會師擊焉燧以五州結贊懼
乞盟帝不許乃遣行論類
一首辭請于燧且重幣申勤勤
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類
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
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
西域與盟平涼虜劫城僅得免
吐蕃歸燧之兄子奔曰河曲
之也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
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
釋奔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
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
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象
凌煙閣後病足不任謁九年
十月月力朝廷英詔毋拜
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與
太尉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
悲涕燧亦疾而仆帝親掖之
詔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頓首
泣謝固乞骸讓侍中不許卒
年七十贈太傅謚曰莊武子
彙暢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
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留京
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
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為盜暢
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
為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諫
燧班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凡
炫拘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
但誅其客敕炫賜暢杖三十
然亦罷括商人令燧沒後以
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
豐晚為豪幸牟侵又彙妻訟
析產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
廉諷使納田產至順宗時復
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
敢宏以至困窮終少府監贈
工

嘉靖戊午年
監生王以楫刊

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為戒有司謚曰縱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為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刑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以清白顯燧為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為臯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城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軍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刑是岸立距邊

後二年于沙項下拔一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

衝果度使文思頓城偏水部略羅斯山

有思與諸軍城永壽及八使水部略及從

光弼定河北射賊驍水部略宗即

城以兵趨行在至天德史書水部略復兩

計文慶結勝之新鄉德水部略史朝

義大小數十戰功豐吹大常水部略城以

歸子儀會釋之與起復水部略儀擊

亡蕃邠州留屯邠廣水部略太子

廣本屯奉天周者先反于儀令以武騎萬人下同州智
先平以郅定遠朔方軍城屯空謀大曆七年吐蕃塞深
入城會巡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善原城引衆掘險設
槍壘自營過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城顧左右去槍叱
騎馳賊既還虜驕而入遠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
方軍高天下今敗于虜奈何城曰願再戰乃馳和那與
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志奪所
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盛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
懷中城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回紇侵
太原破鮑防軍拜城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西高督諸軍
擣女前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為大原德
宗所部為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
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朱鷄崔寧領朔
方故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詔為城書若
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普王為刑襄元
帥訪希烈也以城為中軍節度使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
弟以從授行在節度使京兆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
難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城以戰賊
於解脫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城正圍
城城中死者可藉人

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游
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乎論功以瑊兼
侍中實封五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
同校統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
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
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
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闕京師而畏瑊與李
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
詔約盟平涼川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
又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
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虜入還河中貞元四年虜入涇分
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
十四羣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諡曰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
廢朝瑊好書通春秋漢書 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
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
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卅方之金日殫故
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
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
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本名曰進稍顯改
焉五子鎬鐵爲達官

鎬謙謹喜交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延
州沙陀部苦邊吏貪虐擾不安李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
為刺史乃任鎬延州會討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任迪簡
病不能軍以鎬將家可用乃遷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
節度副使俄代迪簡為使治兵頗有法然短於計略不持
重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
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廬
蓄屠鄉聚鎬軍遂搖亦會中人督戰乃出薄賊大敗而還
詔以陳楚代之時師飢凍聞鎬方罷遂亂劫鎬之家至裸
辱楚聞馳入城乃定令軍中斂所剽歸鎬以兵衛出之賊
部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鎬俸軍人金幣十萬

乃後貶循州卒贈工部尚書

鐵以陰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七百萬文宗
以勲臣子貶袁州司馬還為袁王傳至太子詹事訓注亂
或言鐵匿賈鍊為百騎所捕苦辨乃免然家為兵剽者盡
文宗濟之授少府監遷殿中宰相以賊之裔擬刺史帝曰
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鐵嘗治郡有
績從之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當先計以戰每戰親令千眾
無不感築用命關必決死未嘗折北者蓋一時然力能得

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一而此三益卒不臣平
涼大臣奔辱邊之罪也雖然賢者之天下以為可責故
責之不以其功掩罪亦不可以棄廢功一親與結贊盟不能
料虜詐但以如詔為恭殆有狂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
不可與盟則燧城固出晟下遠甚功之大小信其然乎

列傳第八十

楊戴陽三本杜邢列傳第八十一

唐書一百五十六

宋 祁 奉

勅 撰

楊朝晟字叔明長州朔方人興行間以先鋒功授甘泉府
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
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盡夫
屬朝晟與十人下咸陽賜實封百五十戶懷光反乾游瓌
退保邠州賊黨張所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
朝晟父怙家資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所及同謀者游瓌
遂歸朝晟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
曰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繫之及諸軍圍

河中游環營長春宮而懷賓戰亡力懷光平帝原朝晟曰
爲游環都達傑父子皆陽府賓客御史中丞軍中以爲榮
吐蕃不遠游環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嘗軍驕反張獻甫來
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置請以苑希朝爲節度使
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衆曰子來質所請之當
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曰邪
來曰前請罷張公已合外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
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寧帝
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
州後希朝護唐朝晟也木波僭會獻甫卒希朝代爲節度使
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幾幾
何報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
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
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粟糧
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矣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
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
策師次方渠水之有青蛇陰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
晟使築防環之遂爲湟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
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
焉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太平屯

其林顏字休顏夏州人其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引為
大將諭平克項完以安河曲試人常卿封濟陰郡公進封
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郊州功最遠鹽州刺史朱
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德宗嘉之賜實戶二百
與潼城社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帝進狩梁洋留守奉
天李懷光也咸陽使人誘之休顏斬其使勒兵自守懷光
驍駭自涇陽夜走遷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合
渾瑊兵破泚偏師斬首二千級追至中涓橋京師平又與
成卒兵趨此陽邊泚殘黨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三四百
大都督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璿

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略稱

陽惠元平州人以趨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浮
海入青州詔以兵隸神策為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
立稍繩諸節度跋扈者於是李正己也曹州田悅增河上
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
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
天臣之帥張巨濟與眾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
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罌不發帝咨歎不已
璽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惠

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
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
使李晟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聯管便橋晟知懷光
且叛移屯東渭橋翰林學士陸執賢諫帝曰四將接壘晟等兵
寡位下爲懷光所易勢不兩完晟既慮變請與惠元東徙
則建徽孤立安因晟行合兩軍皆往以備賊爲解趣裝進
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使神策將李昇往伺還奏懷
光反明甚是夕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將冉宗
馳騎追及於好時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背袒裼戰而死
二子晟暘階井中皆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
射晟中監高州刺史少子曼學公素惠元之死被八
劍重別弁或救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既縛潞軍潰有
賊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奔于曼曼閉城不內衆皆哭
曰奴失帥今公有完城又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爲表
天子求旌節曼開諭禍福遣之衆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
遷易州刺史下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
里薄申州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
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
爲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

元光美須髯驚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
節度鎮國署奏以言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
賊遣將何望之襲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
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
卒裏闕為鏗剗蒿為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
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
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
詔發幽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
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
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大

灑西元諒先奮壘賊敗之進屯苑東晟以壞苑垣入泚連
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尚書
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十二品官李懷光反
與臣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為懷胡
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
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言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
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
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寧如何燧默
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燧亦為語燧赦之帝以專
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

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為
授元諒曰
云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
以道詔不聽城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既會元
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而虜却
盟城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勣以精兵
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急先而與
玳振旅徐還時以為有古良將風之會也微元諒觀二人
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因賜姓及名更節度

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圯旁皆平林薦草虜人常牧
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濶

關美田數十里勸士
又築連營臺遠烽偵備
掠戰又軌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

空

太子薨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為洛陽人少沈厚寡言以策
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吳伯為防邊
使以親喪解吐蕃內寇代宗幸陝觀隱蓋率鄉里子姓
守黑水虜不敢侵嶺南節度使楊慎微奏為偏將徐
善守勉代節度常倚以軍政數捕平劇賊遷大將試與
監召為右龍武將軍涇師數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扈德

聖天子詔盡察諸軍整飭謹邏治募五千人整旌謹士
氣益振賜封戶二百授二子八品官從至梁州帝還詔總
復軍擢四鎮北廷行軍涇原節度使在屯四年訓部伍備
藏饒衍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觀入朝前一日統道
虜至期出精騎狙擊不及去以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
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
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偽降於朔方出塞門誘河曲
元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兵擊
之元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將兵未集
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

泉天上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游瓌欲還奉
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
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追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
賊衆彼能分以元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
子且奉天無彊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
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死
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斫木
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
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蕩且出火莫

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
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實隱
林處之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
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
將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
信以為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審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據
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
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
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何對曰陛
下約士以不實今責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

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則不足慮
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潭城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
知發怒罵馬城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懷
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夫兵不知
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
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口懷光自蹈禍機公今
可取富貴無共汚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為公先驅昕不聽
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戒左右衷
甲入昕小中衣衣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
首以聞時懷光子在邠游瓌嚮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

至必過不如捨之致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環屯七盤
受李晟節度詔拜朔寧節度使遂會潼城於奉天與賊戴
休顏分扼京西要險李晟入長安游環破泚兵咸陽泚走
涇州游環使論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
校尚書左僕射官封戶四百帝至自興元游環及賊休顏
從而李晟尚可以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賊等皆第一游環
選屯邠寧懷光寇同州城元諒敗於乾坑詔游環率兵并
力敗賊衆五千于屯遂會城馬燧圍蒲城師次焦籬保守
將尉珪降懷光見勢單蹙乃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
邠寧游環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環策曰賊行無人地
必急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
級取馬五千遼明虜以兵尾擊游環羅幟自衛鞞鼓四發
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約與之城吐蕃許
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環請收鹽州以斷戎人走集虜入
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元諒韓全義率
師一萬會游環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
爲之請詔問游環答曰西戎弱則請盟疆則入寇今侵地
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環以軍屯洛
口盟之日游環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即有變急趨相
泉以分虜勢賊被劫馳以免虜見兵出即解去後吐蕃寇

夫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即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
軍以爲我不可易答曰賊攻豐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
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會子欽緒以射
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
以狀示游瓌游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息
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
故游瓌盛言城豐義以遏虜侵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
衆謂且得罪故齎送殊薄既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
等兵游瓌畏其偏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衛游
瓌遣兵築豐義纜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瓌不能禁
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委軍輒出還京師拜右龍武
統軍卒諡曰襄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爲浮屠妄曰我嘗
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可復冠男子董昌舍廣弘於資敬寺
召相工唐郭視之教郭告人曰廣弘且大貴乃誘欽緒神
策將魏循李修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作亂昉家數具酒大
會廣弘所陰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十日趣舉約欽
緒夜擊鼓譟凌霄門焚飛龍廡循等以神策兵迎廣弘事
捷大剽三日循慘上變乃禽廣弘及支黨鞠仗內付三司
訊實皆殊死廣弘臨刑色自如由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節

度使軍令整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與鄜坊節度使
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引兵赴難次
漠谷爲賊邀擊乘高縱石下之彊弩雜發德宗使授之不
克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夏節度使
封餘姚郡王將即也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
臣箴一篇尋兼夏綏銀節度都統建言鹽州據要會爲塞
保鄣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靈武勢縣鄜坊單逼爲
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方邠寧銀夏鄜坊振
武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合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救涇
原劔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撓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築凡
六千人閱一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希全居河西久頗越

法橫肆帝數宥掩其短豐州刺史李素名出希全上疑
逼已遂排劾之帝爲斥以答其意素苦風眩稍劇益忍
遂誣殺判官李起更下累息卒贈司空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虜軍以戰功歷果毅折
衝郎將安祿山反從長帝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爲充鄆
節度使使君牙將士屯其時防盛秋吐蕃犯京師代宗出
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李嵩從烏旌討田悅
以君牙爲都將在武安襄國間凡五戰斬敵功最德宗出
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走難從屯渭橋軍中便宜唯君牙得

豫晟三員判數行進常以子守晟入朝代為鳳翔觀察
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邊君牙劬耕講
戰以為備戎不得侵只城隴州平戎川盤水信城卒官贈
司空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丁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種
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無分不謝去曰吾在京
師聞刑丑一時豪侈今乃與設論錢云何君牙慙遠
釋吏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為謝其屈己好士類此
列傳第八十一

陸贄列傳第八十二

唐書一百五十七

宋 祁 奉

勅 撰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

州刺史贄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立可之請為

忘手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

受奉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

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專說使者謂以五術

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進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

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謗誦審其哀樂納市一頁觀其好

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並未一祭其趣舍

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統本末視
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
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
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民興賢良幹蠹四賦曰閔
稼以貧視戶產以衰征科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
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
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翰
林學士會馬燧言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
詔問策安出燧言虜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
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秦汴之勢急而禍
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
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
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金之地而益
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
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罕而委之
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成失於太繁也李勉
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莊襄城方銳
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
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

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重慶重李大而末小
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迴稱而不
待三樂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
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二以前世轉
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禁兵八百所
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叙輕之意也方世
原與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
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
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
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
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六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六原
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
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
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筭室廬貸商
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其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
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
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殿
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
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光遠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
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舉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權

酒拙貴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務之術帝不
納後涇師急變贊曰皆如從行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
奏請衆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
衍釋孰復人人可曉旁古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
而贊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贊曰陛下引咎
亮舜意也然致寇者乃君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
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
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
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
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

者苦錢去留驛然而望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
常賦不給乃議變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
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
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管捶北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
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
下東征邊備空虛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藉馬文
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
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可假以給資裝破產
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就不解斂方且視侯王之廬筭碑鼓
之緡責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喑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

又謂百度弛廢則藉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遠
傷於太精斷速則易怒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
多猜于物而遠度未必然也寡怒而下懼禍故反側之景
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立
與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四出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
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
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
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
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
也易曰自天祐之伸老謂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
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象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
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人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
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信之自比其與物力耗竭人
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族以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
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改寇之由豈運當然夫
治或生亂亂或資治古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
者恃治而不備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
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慮也及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

知教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
在刻勵而謹脩之當至危之極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
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
遵道遠險無親忠直推至誠共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
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
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執事以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日
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
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
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以推信不疑至儉人實爲
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端若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
以自取也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
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
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惑患不亦過哉願陛下
鑒之母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
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
傳曰誠者物之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
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
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

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
奇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
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
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
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詒而
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
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
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下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
一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哀哀
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
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
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
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
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
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
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
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
然而人至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

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多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角勝人恥聞過騁辯給佞聰明厲威嚴恣彊懷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懷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

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
病胡可以一誥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
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
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
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
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
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况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
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
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元無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慙
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之痛自變動不宜
每美名以累謙德帝曰然言固善然要當在變動不宜
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
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
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故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
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祖天元之號故入主重輕不
在稱謂相德何如耳若以時也當有號年不若引咎降名
以祗天戒且矯枉歸正至明也於虛無大也亦與加元號
以厚實惠哉帝從之會與元敕人六具帝以彙付贊使商
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勿驕欲激之使
彊其意即達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望帝道安解非常之

唐書卷八十二
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
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一豎其他顧瞻懷貳不
可悉數而欲紆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
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
者益不鍊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
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
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
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
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
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信
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
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
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崔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
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
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餽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
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
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環怪織麗無得以
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
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食薄與神策不

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督覓懷光議事
贊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君帥欲進輒沮止其謀
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贊與懷光語及
晟懷光妄說曰吾無所藉晟誓即去其彊雄使不得翻覆
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遣李建
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
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
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須之晟已
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
行在震驚馬逐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
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
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
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
之季屢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
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負不
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
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
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
為重利近實於德臣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
義參虛實編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物有價耗而不給，空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誣，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計列粟秩以彰實也。若此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計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士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昭，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負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受之，彼忘軀命者，果草木也。若草木計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選，謝大夫仍為學士，時屬籜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紛，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成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滄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

成化十八年

百一十一

一

一

官晉號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官官具寮洛居奔走勞則有
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
士之心結勲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
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殺疲瘵之
亡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
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為
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
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
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以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
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公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
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濟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
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
多執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初劉從
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
下位達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
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母
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
方贈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
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
部侍郎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鰾泣帝為興改容慰撫眷

遇彌溼天下蜀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勢亦數言參
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
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
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虜乘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
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
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齊桓公問管仲
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
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
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
衆自異爲不羣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
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
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
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
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
不易哉然而課言黜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
多士之用陛下嘗鑒獨在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
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
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
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

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
興率三年一調吏員格雖則案牘叢積偽冒蒙冒更緣以
爲奸庶言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
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視吏姦天下便之
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
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
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
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
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
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比
價無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效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
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
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費不精圖之而功靡
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
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
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獯寇浼復其侵疆攻
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覬運不繼之患萬一統
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
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定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
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棄短者疆且以水草爲

唇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取敗三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魚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究所短而較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控則廢誠以越天授遠地產虧時勢以反物空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通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專智好生惡殺輕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始行脩封疆守要害蹊漸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食非萬全

不謀非百克不闔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擄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

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師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必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安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安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割言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怵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倚賴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幸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棄其危撓布路東瀆平居殫資

儲以奉浮穴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
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
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
之固非可違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
之屋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
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
可謂指罪而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
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
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
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下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
欲責一有深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
譟於衆債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衰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
直已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
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
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
無之吏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
上者不慙取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
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踞衆無施
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

閭井日耗錢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
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
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
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
完行不趨敏動則中國熱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疆不敢
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
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
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
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庸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
北三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
領之中與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隸扶風
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成卒
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
懷光反以汧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
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
稟屬邊書生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
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
則弱今以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
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

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匱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中兵籍某家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勸其言較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苗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技選端拱於委任然後嚴香戒信賞罰受賞者不為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本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聞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爭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

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成
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
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
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
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
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
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
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
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
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
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
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旣息調發之煩又無
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
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
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
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
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
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隣東良吏爲刺史
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
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

官贖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贖言延齡僻戾躁
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贖
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客罷贖未幾恒未嘗通賓
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贖賴陽城等
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為刺史諭旨
慰勞韋臯數上表請贖代領劔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
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贖入
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
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
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贖常居中參裁可否
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空痛自咎悔以感人心
昔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
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
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
眞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
者皆感泣思奮臣等死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
雖爪牙宣力蓋贖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
夜召贖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贖者賞千金久之上謁
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執政不敢自顧重事有
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惡以深切或規其太過者

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至宅鄉乎既放荒遠常
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况苦瘡痍祇為今古集
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督自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督謀及已平追
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便至正德輩則寵任磐桓不
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
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
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
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
祚不競惜哉

列傳第八十二

